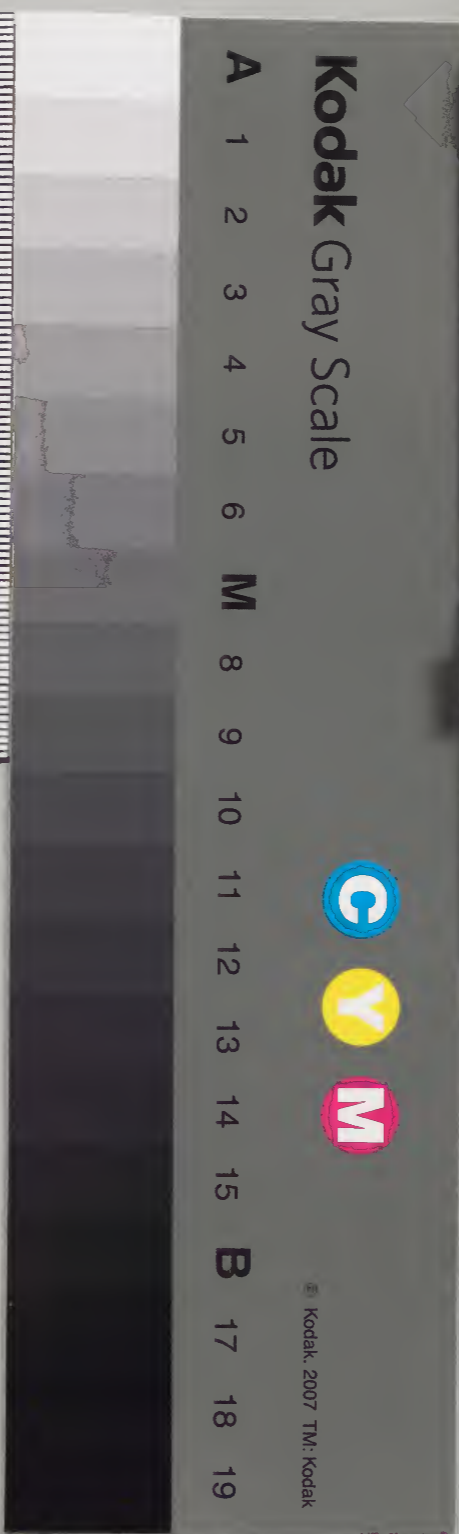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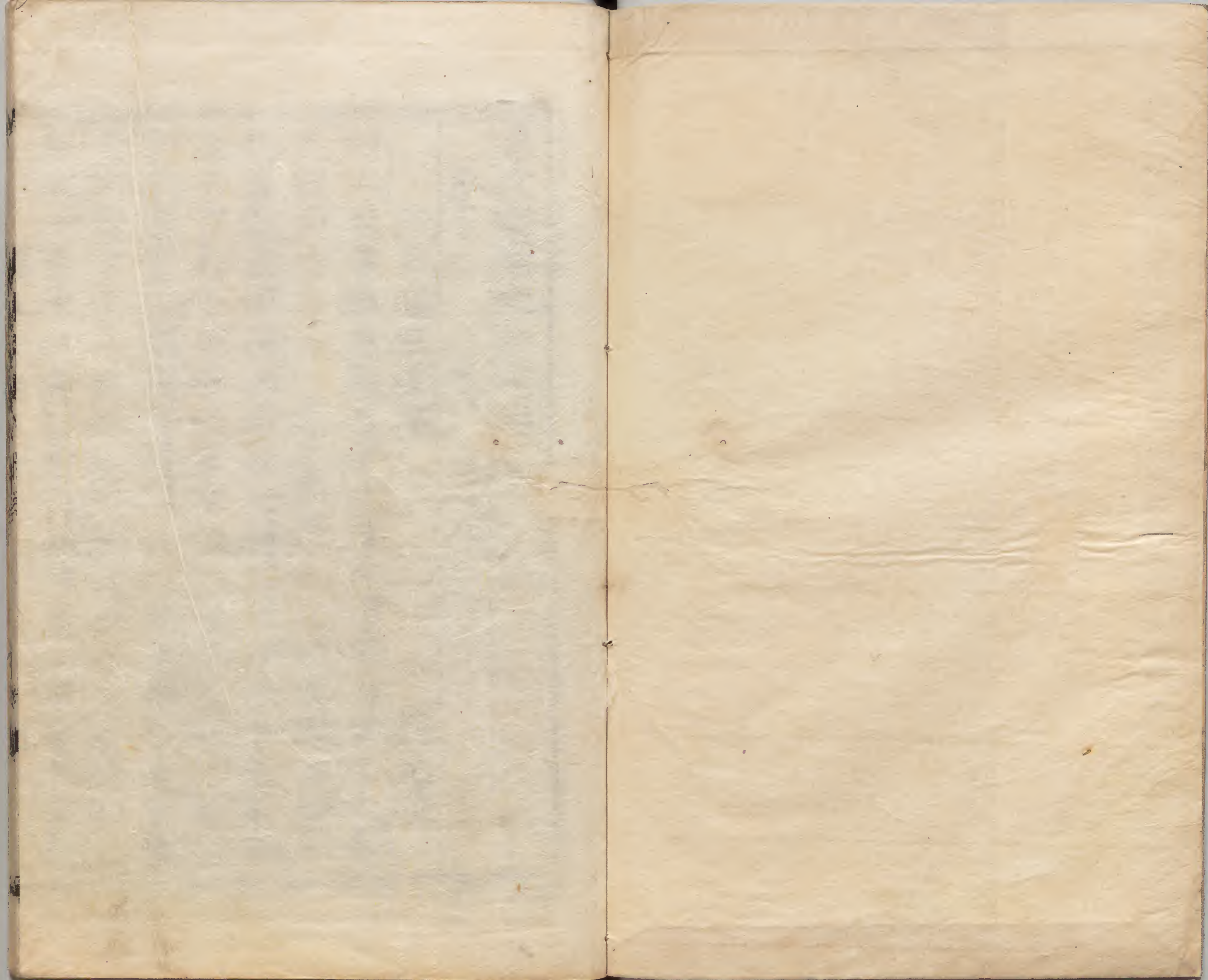


東文選

八十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777
冊數	130 ( 83 )
函號	116 1





東文選卷之八十三

序

法華經宗要序

釋元曉

妙法蓮華經者斯乃十方三世諸佛出世之大意  
九道四生成入一道之弘門也文巧義深無妙不  
極辭敷理泰無法不宣文辭巧敷華而含實義理  
深泰實而帶權理深泰者無二無別也辭巧敷者  
開權示實也開權者開門外三車是權中途寶城  
是化樹下成道非始林間滅度非終示實者示四  
生並是吾子二乘皆當作佛塵數不足量其命劫

火不能燒其土是謂文辭之巧妙也言無二者唯  
一大事於佛知見開示悟入無上無異今知今證  
故言無別者三種平等諸乘諸身皆同一揆世間  
涅槃亦離二際故是謂義理之深妙也斯則文理  
咸妙無非玄則離麤之軌乃稱妙法權花開敷實  
菓泰彰無染之羨假喻蓮花然妙法妙絕何三何  
一至人至冥誰短誰長茲處恍惚入之不易諸子  
瀾漫出之良難於是如來引之以權羨羊車於鹿  
苑示有待之危身駕白牛於鷲岳顯無限之長命  
斯乃借一以破三三除而一捨假脩以斥短短息

而脩亡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儻然靡據蕭焉  
離寄不知何以言之強號妙法蓮華是以分坐今  
聞之者尚受輪王釋梵之座經耳一句之人並得  
無上菩提之記况乎受持演說之福豈可思議所  
量乎哉舉是大意以標題目故言妙法蓮華經也

涅槃經宗要序

原夫涅槃之爲道也無道而無非道無住而無不  
住是知其道至近至遠證斯道者彌寂彌喧彌喧  
之故普震八音遍虛空而不息彌寂之故遠離十  
相同真際而湛然由至遠故隨教逝之餘歷千劫

而不臻由至近故忘言尋之不過一念而自會也  
今是經者斯乃佛法之大海方等之秘藏其爲教  
也難可測量良由曠蕩無涯甚深無底以無底故  
無所不窮以無涯故無所不該統衆典之部分歸  
萬流之一味開佛意之至公和百家之異諍遂使  
擾擾四生僉歸無二之實性普普長睡並到大覺  
之極果極果之大覺也體實性而亡心實性之無  
二也混真妄而爲一既無二也何得有一真妄混  
也孰爲其實斯則理智都亡名義斯絕是謂涅槃  
之玄旨也但以諸佛證而不住無所不應無所不

說是謂涅槃之至教也玄旨亡而未嘗寂至教說  
而未嘗言是謂理教之一味也爾乃聽滿字者咸  
蒙毛孔之益求半偈者不顧骨髓之摧造逆罪者  
信是經而能滅斷善根者依茲教而還生之矣所  
言大般涅槃者若其具存西域之音應謂摩訶般  
涅槃那此土譯之云大滅度欲明如來所證之道  
體周無外周遍有情廣包遠濟莫是爲先依莫先  
我故名爲大大體大用無二無別既無彼岸可到  
何有此岸可離無所離故無所不離乃爲大滅無  
所到故無所不到方是大度以是義故名大滅度

所言經者大聖格言貫千方而一揆歷千代而莫  
二法而且無常故名爲經正說之前先敘時事以  
之故言序品第一

解深密經疏序

原夫佛道之爲道也湛爾冲玄玄於無間泰然廣  
遠遠於無邊爾乃有爲無爲如幻化而無二無生  
無相括內外而偕泯偕泯之者脫二縛而懸解無  
二之者同一味而澹神故能遊三世而平觀流十  
方而現身周法界而濟物窮夫來而彌新於是如  
來對一生之大士解彼甚深密義居二九之圓土

轉此了義法輪其爲教也極精粹焉棄繁華而錄  
實撮要妙而究陳開有無之法相示勝義之離邊  
明止觀之本末簡立破之似真教窮三藏聖教理  
盡四種道理行即分別六度位即宣說十地十地  
行成之時證得圓滿轉依法身不可思議絕  
諸戲論極無所爲無所爲故無所不作無所論極  
無所不言無不作故入相之化遍八荒而頓起無  
不言故三輪之教流三千而彌誼彌誼之說未嘗  
有言頓起之相本來不然是謂如來甚深密藏今  
此經者開發密藏所以立題目名解深密經

晉譯華嚴經疏序

原夫無障無碍法界法門者無法而無不法非門而無不門也爾乃非大非小非促非奢不動不靜不一不多由非大故作極微而無遺以非小故爲大虛而有餘非促之故能舍三世劫波非奢之故舉體入一刹不動不靜故生死爲涅槃涅槃爲生死不一不多故一法是一切法一切法是一法如是無障無礙之法乃作法界法門之術諸大菩薩之所入也三世諸佛之所出也二乘四果之瞽盲凡夫下士之所笑驚若人得入是法門者即能不

過一念普現無邊三世復以十方世界咸入一微塵內斯等道術豈可思議然依彼門用看此事猶是一日三出門外十人共坐堂內徑然之域有何奇特况乎須彌入於芥子者稊米入於大倉也方丈內乎衆座者宇宙內於萬物也內入甚寬何足爲難乎哉若乃鳳皇翔于青雲下觀山岳之卑河伯屈乎大海顧羞川河之狹學者入乎此經普門方知曾學之齷齪也然短翮之鳥庇山林而養形微鱖之魚潛涓流而安性所以淺近教門亦不可已之耳今是經者斯乃圓滿無上頓教法輪廣開

法界法門顯示無邊行德行德無畏而示之階階  
故可以造修矣法門無涯開之的的故可以進超  
矣超入彼門者即無所入故無所不入也修行此  
德者即無所得故無所不得也於是三賢十聖無  
行而不圓三身十佛無德而不備其文郁郁其義  
蕩蕩豈可得而稱焉所言大方廣佛華嚴者法界  
無限大方廣也行德無邊佛華嚴也非大方無以  
廣佛華非佛華無以嚴大方所以雙舉方華之事  
表其廣嚴之宗所言經者圓滿法輪周闡十方無  
餘世界遍轉三世無際有情極軌窮常故名曰徑

舉是大意以標題目故言道大方廣佛華嚴經也

金剛三昧經論序

夫一心之源離自無而獨淨三空之海融真俗而  
湛然湛然融二而不一獨淨離邊而非中非中離  
邊故不有之法不即住無不無之相不即住有不  
一而融二故非真之事未始為俗非俗之理未始  
為真也融二而不一故其俗之性無所不立染淨  
之相莫不備焉離邊而非中故有無之法無所不  
作是非之義莫不周焉爾乃無破而無不破無立  
而無不立可謂無理之至理不然之大然矣是謂



斯經之大意也良由不然之大然故能說之語妙契環中無理之至理故所詮之宗超出方外無所不破故名金剛三昧無所不立故名攝大乘經一切義宗無出是二是故亦名無量義宗且舉一目以題其首故言金剛三昧經也

本業經疏序

原夫二諦中道乃無可道之津重玄法門逾無可門之理無可道故不可以有心行無可門故不可以有行入然以大海無津汎舟楫而能渡虛空無梯翮羽翼而高翔是知無道之道斯無不道無門

之門則無非門無非門故事事皆爲入玄之門無不道故處處咸是歸源之路歸源之路甚夷而無人能行入玄之門泰然而無人能入良由世間學者著有滯無故也著有相者將有待之危身趣無限之法相數數而無已逐名而長流滯空無者恃莫知之盲意背生解之教門惛醉而無醒搖首而不學是故如來無緣大悲爲彼二類今入佛道說此兩卷瓔珞法門欲使長流者止遊八不之坦路摧七慢之高心惛醉者悟學六入之明門伏五住之闇障於是備架福智兩楫能渡乎佛法大海雙

運止觀二翼高翔乎法性虛空斯爲本業之大意也其爲教也文理俱精旨極妙而辭逸文甚括而語詳行階階而德備事洋洋而理窮窮因果之源流究凡聖之始終照千條之森羅明一味之洪通介乃六性六忍綜八會之廣要三觀三諦貫六百之玄宗二土二身帶十方而普現一道一果舍萬德而都融然後乘薩云之寶乘還三界之故宅開菩薩之本行示六重之瓔珞故言菩薩瓔珞本業經也

中秋會飲序

林椿

季終孟始而炎冷之氣得其中焉故以八月之望修翫事者舊矣李白與故人張渭遊於郎官湖林蘊與歐陽詹賞于長安自乾元貞元後翫事廢而不修者幾五六百秋矣今中秋先一日李君湛之抵余書曰吾用此夕將釀酒以酌明月復修吾家故事子非濟南後乎安得而忘情余遂欣然赴之乃相與登高樓飛羽觴嘯詠虛懷間以誹諧而不道人間事至夜五鼓乃罷噫吾二家子孫流落旣久使清秋朗月已爲棄物今乃襲之若不誌茲會後孰知吾家之喜風月者世有其人耶於是各賦

一篇以歌疇昔之事也

浮屠可逸名字序

人恃氣以生氣恃息以存焉隨子午順陰陽而入未始有止也方且以聲色臭味槩其外思爲智慮柴其內則幾何其不墜而殆哉故君子之於事無勞其神無暴其氣逸以待之而已古之人有靜默可以補病揄揅可以休老此勞者之事也至於逸者則未嘗動安用靜未嘗繁且熾安用揄揅淡然無爲以守真氣則不爲事物之所擾也李氏子有去而爲浮屠者種性銳甚如新生之駒夫受控

勒其荷法之才他日未易量也然而其求道大切用志大速吾懼其未免於陰陽之寇因其求易名也舉是以告之曰可逸吾又懼其逸之過則弛也字之曰法耽其爲學耽而不至於暴其氣則幾矣

送李眉叟序

昔吾聖人出衰周末與老聃氏同時遂相師資焉至後世學者猶或有迭相訾毀之弊而况去吾聖人凡千百餘載有釋氏者出與孔老抗爲三教則其牴牾而不合亦宜矣釋氏以慈仁廣博寂滅無爲爲道與大易有合其旨者苟統而和融本無異

歸雖吾聖人復生不得而斥也若救世之搏鬪攘  
奪殘生害命者惟釋氏有可助夫教化焉故雖儒  
家者流亦將悅其風而趨之唯韓退之乃力排而  
急與之角蓋不如是學者不可救而遂無孔氏耳  
然而儒釋之徒者不能無俱害於其道今夫身衣  
冠口仁義而曰我孔氏徒也徐而視則資其道以  
濟不義往往爲愚陋恒民所不忍爲者是固以詩  
書發塚而得罪於吾聖人也亦大矣至於髡而緇  
無夫婦父子縱誕浮虛妄取空語以誘乎人而利  
乎已者豈異夫是君子其卒不斥而反譽以使進

耶吾斥釋氏者蓋在是所以尤尊其道也眉叟與  
余善而喜釋氏雖吾亦樂而從焉所疑者其好作  
有爲而見釋氏之徒則莫不合爪而加敬信焉是  
豈真能好釋氏者耶吾嘗爲之言而不少沮以吾  
爲斥釋氏者且不知樂其道而憤其縱誕浮虛而  
爲徒者將去吾而南也旣重其去故不可以不告  
以此而敢用變其志也

送咸淳赴翼嶺序

道德可勉強而有矣至於才則其可勉強而得之  
耶今夫士之綴偶屬之文書方寸之紙以取科第

登朝廷者多矣如使之置羽檄奔走之地而無恐  
試之繁劇紛冗之事而無擾爲將而將爲吏而吏  
是皆不可勉強而有者舉今之世罕見其比吾得  
之於恒陽咸君其庶幾乎敦朴質重與直道爲任  
孝敬忠信資乎中文學辭彩飾乎外則其施於事  
業者又可量耶今則夢徵三刀東轅淮湖同志者  
合而餞焉咸君以常居獨立之下一旦遠去意不  
能無戚而日慰我離曠之懷祛我行役之勞吾非  
吾子之望將誰望耶僕乃崇酒于觴舉而諭之曰  
今天子以君家世清白暫屈小郡以理疲民故朝

廷無東顧之憂將見其以追鋒疾置有詔徵黃矣  
又何眷戀庭闈效兒女態耶余久見斥於世不得  
與諸生詣闕抗疏叫于帝闈以還君之東也旣預  
茲會不可無言於是引而序之在坐者凡若干人  
援毫同賦紀于末簡以旣其行

送皇甫沅赴忠州序

余居京師也門杜箔垂深居簡出遂與人絕其出  
處不吾違旦暮不吾捨其惟安定皇甫若水乎君  
博其學專其志且強於記識而宏放於文辭君之  
直琴上之絃也君之清匣中之鏡也士之貴賤與

賢愚以不獲從君爲之羞是其得於中者果有異  
歟今將被詔出佐雄藩朝廷以江左奧區倚以爲  
重則其緩征更稅振淹糾慝而誅求權奪之政自  
君革矣未足尊也至於推明天子之澤以化一方  
使休聲和氣疏爲冷風蒸爲甘澍以煦以熙而神  
雀靈芝之瑞舉集於境內者吾非君之望而誰耶  
凡交君者咸嘉其行長言以餞之噫魚相忘於江  
湖人相忘於道術吾與君忘道術之江湖久矣於  
是別也不能默已足豈真忘者耶

送志謙上人赴中原廣修院法會序

或問於林大年曰悉矣子之得於謙上人也其道  
果何如哉對曰吾性好釋氏道故將求其人以爲  
友積二十年不遇今於上人有得焉且世之學釋  
氏而不能修潔謹懃者則必託文章之流以爲放  
故率皆縱誕浮雜其中空虛妄取儒家綺語抽青  
婉白以誇耀乎人之耳目其得罪于釋氏亦大矣  
今吾上人則獨異夫是氣韻絕人機鋒迅捷所至  
叢席雖名緇竒衲無不望風而服真法中俊人也  
又於儒典皆貫綜博洽且工於詞藻適勁精綴過  
人遠甚而深自覆匿恂恂若不能言吾與之遊三

年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吾固疑而問焉謙笑曰余  
深嗜法語志甘露之味而况爲禪者以既落文字  
爲先安可未除口業囂曉與俗士爭名耶吾聞此  
然後益賢焉今因赴廣修院法會遂躡虛而南吾  
久病其假託文章而爲放者故書以畀之

雙明齋詩集序

李仁老

昔卜商序詩曰在心爲忠發言爲詩揚子雲亦曰  
言心聲蓋心也者雖際天蟠地而常潛於寂默杳  
冥之間不可以得見其形狀必托於言而後顯發  
於詩而後著如金石無聲物也叩之即鳴是以屈

宋之慘慄陶謝之閑澹李杜之俊逸雖千百載後  
讀其詩可以想見其爲人皎然無一毫遺則求欲  
知古人之情狀者捨其詩莫以哉今我公德爲一  
世師位爲百辟長既納政居里第怡神養性不與  
世交窅然獨遊無何有之鄉其氣也浩浩其心也  
休休則其所以發於外而聲於詩者可知也公嘗  
與耆老諸公始會於雙明齋作詩以敘其事第大  
師公繼之其詞雅麗而實有典刑宜播樂府以傳  
於世使後人皆得知我公不世之高致則雖白公  
七老之會無以尚矣僕爵與齒懸殊不可以得列

於數而屢詣後塵獲承咳唾之音故集其詩而序之凡屬和者雖不詣會皆列于左謹序

金居士集序

俞升旦

四序迭循而春回天宇則羽蟲百族乘淑氣之漲暖引吭罇甯玉轉珠弄嬰嬰磔磔觸耳可愛及至梧樹朝陽長離綵羽覽德輝而下翔喙雅音而中律則向之群噉反哇淫啾雜茂足聽者翰苑金先生以詩鳴于時其類是歟真人中鸞鳳也先生諱克己鷄林人也童齠穎悟閉口成章即有驚人語逮壯不汲汲于進自登進士第不復首路京師借

勢公卿之門唯與逸人韻士嘯咏山林故文譽益豐而宦途愈阻安仁素髮颯已垂領始補義州防禦判官亦非在上推轂引手之援自以桂藉火次見調耳秩滿替迴明廟聞其詞藻召直翰林院搢紳鉅公昔但飲其名今始齊其實同然歆服曾無異辭惜乎命不副才卒以六品青衫而就木焉儀曹之命亦泉壤之追寵朱銀華錫不逮其存吁可嘆也哉有集百餘卷噫膝下絕析薪之克荷琴中以流水之深知若稍延引歲月則殆磨滅于醬瓿間賴今相國清河崔公瑀愛才好善出自天性當



世之嘶風糞野自銜為山子驟駢者與夫眠沙伏  
草隱逸德於坳牧者咸象翦拂騰蹕雲路至乃骨  
苟駿雖死尚以千金市故先代之以文名世生不  
遇以隕沒者雖片言隻字皆欲拮拾以傳不朽而  
先生遺藁首被搜訪凡得古律詩四六雜文共一  
百三十五卷蓋其平昔乎錄分送數州俾售工而  
鏤于板者欲其速成也一日大常嚴府錄叔卿見  
訪於弊廬欵諭相國公之旨因以題辭屬於予自  
顧朽鈍屢負血指汗顏之愧宜執謙挹以推妙斲  
竊感相國公之知待又喜掛名於先生集中聊記

梗槩冠諸篇首云

送璨首座還本寺序

李奎報

夫浮屠有一入青山草喫泉吸竟一生不迹紅塵  
者是誠髡首披緇者之所職然也然以大道觀之  
此亦孤立獨行守一曲之細節耳又安足道哉達  
人則不爾能與物推移而不染於物能與世舒卷  
而不滯於世故不傷高行而其慈液之及人也亦  
周矣吾師之行乎世遵此道也赴經筵於玉宮帝  
殿不辭也受檀施於相門侯邸不拒也亦與吾輩  
入詩社叅酒場遊戲自在無可無不可真可謂達

者也然久於京輦不能無桑下之戀則世之人不可戶曉焉知不以師爲不能無眷眷於人間世耶今也得名藍於山水清幽之地手一筇頂一笠飄飄若閑雲之返岫則汨汨如我輩得無羨乎心耶雖然僕亦老矣亦豈不能豁然長往陪杖屨於白雲青嶂之側耶餞席有賦詩以寵者老居士以序也

送崔先輩下第西遊序

夫士之求售於有司也譬之農業則若先自疑天澤之必不時地力之必不利迺不理鋤耒耜之

具而便不耕不種曰是天地也非我也則可乎要必磨礪其器用既耕之又繼以耘耨汲汲欲及時然後天時地利之不相咎則是天地之咎也非耕者之罪也今吾子自妙齡栖息於書圃礪舌耕之具求試於有司而有司不取是有司之恥也非子之恥也子退焉益復利其器銳其用待明有司而較藝則朝種暮穫積至千廩何不稔是懼吾子勗之一鴈南飛木葉半脫送君此時能不哀哉白雲居士序

送宗上人南遊序

釋子有源宗者將南遊來告行乞詩與序甚勤予  
謂之曰道境至空無有東西凡浮屠者必虛舟其  
心浮雲其跡不以東西去住爲想者也子之告行  
於予實空門之罪人也予唯以目擊送之猶爲道  
境之一點痕類况此區區者乎雖然子欲之吾不  
可無辭以贈請言之曰夫我以忘懷待之雖有情  
之物泯然無情我以有想傾之雖無情之物反爲  
有情子以山水爲可賞抑以江南爲山水之最者  
而今有是遊也若懸懸傾佇特地往觀則山益佳  
水益美莫不舍情作態媚媵於前後烟岫焉呈翠

眉之脩嫵清湖焉作淡粧之嬋妍水樂交奏松絃  
雜彈上人於是應接不暇忘寢廢食雖欲豁斷而  
來奈彼牽引不放何然則其與世之嗜色耽聲者  
何以別乎情之所著一也子去觀之若果有山水  
之牽於目著於心將挽引而不放者當以吾言酌  
損之視山水如糞溷悠悠然亟復人間還與吾輩  
雜遊視紅塵如青山綠水然後可謂得道者也

送全右軍奉使關東序

予聞山水之奇秀關東爲最若金蘭之叢石丹穴  
高城之三日浦翼嶺之洛山則雖未覩蓬萊方丈

想不能過此也僕嘗以爲苟得一見雖死無恨但  
塵驂未鞭千里悠然空悒悒東望而已今足下杖  
龍節耀皇華振輕裝而言邁跨逸駕之如飛軒軒  
若傳翰兩腋飛出六合之外而今人歆豔之不已  
也登高挹袖手酌送行此別不久何必多滯滯耶  
想足下每遇一山一水不得不思我也如不能緘  
清漪封紫翠以寄之尚可詩以收拾因風有寄使  
東海山水森列我眼界足矣何必親賞也群子賦  
詩予以序冠之

送李史館赴官巨濟序

予固聞之其所謂縣之巨濟者炎方之極徼也家  
於水中環四面皆瀛海之浩淼也毒霧熏蒸颶風  
不息暑月有蚊蚋之大於蜂者群集嗜人誠可畏  
也凡官于此多是左遷者也今足下以英偉之才  
處蓬山之署未嘗不汗青修史眉目萬世爲已任  
課其績宜受甄昇之命迺反落此能不悲哉然可  
賀者有二夫天欲成就之必先試艱險是陰陽之  
數也子無罪而謫此必天福將至之漸也是可賀  
一也大抵得道之深者多在幽閑寂之地何則  
專其心一其入故也今子之所之地寂而人稀官

閑而務簡無一事敢干於心者常隱几於虛白之  
空嗒然喪耦遊於物之初則其道之入也愈深矣  
道既充中面澤外發自然還童必作神仙中人也  
不知退轅之日將莊老其身而來耶抑爲安期羨  
門子而至耶吾輩亦捫衣問道矣是可賀二也行  
矣毋多傷時或以吾言慰其情耳千里遠別得無  
垂涕挽袖欲留其可得乎

送同年盧生還田居序

始予與吾子遊學相從莫不欲濯纓沐芳縱轡青  
雲奮發平生之志矣僕也雖未至遠步亦得戎冠

拖紫待罪亞卿在吾分足矣吾子以雋秀之才猶  
未霑一命迺者尋薄田所在攜家南往方其時勢  
若可矜不能無愴心及僕之從宦歷職鮮歡薄味  
殊無有宦况然後高吾子之勇去未嘗不南向再  
拜也今足下閒關復蹈京師則予疑其不能忘疇  
昔之志有意於筮仕也足下留不過數日來告行  
期予然後大悔期君之淺而復欲頓首再拜揖其  
高風也噫一夢升沉僕已諳之矣行當掛冠笑謝  
塵寰豈汨沒然終未作青山白雲人耶出處謬悠  
更相見未可期努力舉爵無以魯酒而辭也風日

清淑鳥鳴嚶嚶方將與之遊忍捨我而南乎

新集御醫撮要方序

夫有生之所重者身與命而已矣雖死生壽夭皆關乎天若因節宣失適爲疾恙所寇而無良方妙藥以理之則其閒豈無橫失其命者耶是古聖賢所以著本草千金斗門聖惠諸方以營救萬生之命者也然部秩繁浩難於省閱其若寢疾彌留勢可淹延時日則謁醫可也搜諸書求其方亦可也至如暴得重病蒼黃危急則又何暇謁醫搜書之是爲也不若採精撮要以爲備急之具也國朝有

茶房所集藥方一部文略効神可濟萬命以歲久脫漏幾於廢失矣今樞密相公崔諱宗峻見而惜之思欲摹印以廣其傳以此聞于上上遂欣然頷可公於是分爲二卷又添附諸方之最要者使人繕寫名之曰御醫撮要承制勅送西京留守官雕印使流播於人間是亦聖朝視民如赤子之仁政也抑又士君子所以汎濟舍生之意也噫有善不可蓋者予守也公又命之爲序則其可避乎敢再拜略書梗槩耳時丙戌四月日序

萬德山白蓮杜靜明國師詩集序

林桂一

文章之作固釋氏之餘事然自唐宋間高僧四十  
餘人詩集行於世斯亦可尚已或有業浮屠未精  
者反託文章之流以自放至如儒釋兼資道行孤  
潔求之前古罕聞焉國師諱天因系出朴氏燕山  
郡人也弱齡穎悟博聞強記以能文稱舉秀士入  
賢關以直赴第一生失意春官士林皆爲嘆惜即  
謝世與同舍生許迪前進士申克貞拂衣長往抵  
萬德山叅圓妙國師既零染因造謁松廣山謔知  
尚得曹溪要領而還舊山祗服師訓誦蓮經始開  
普賢道場涉二稔歸隱智異山又移錫毗瑟山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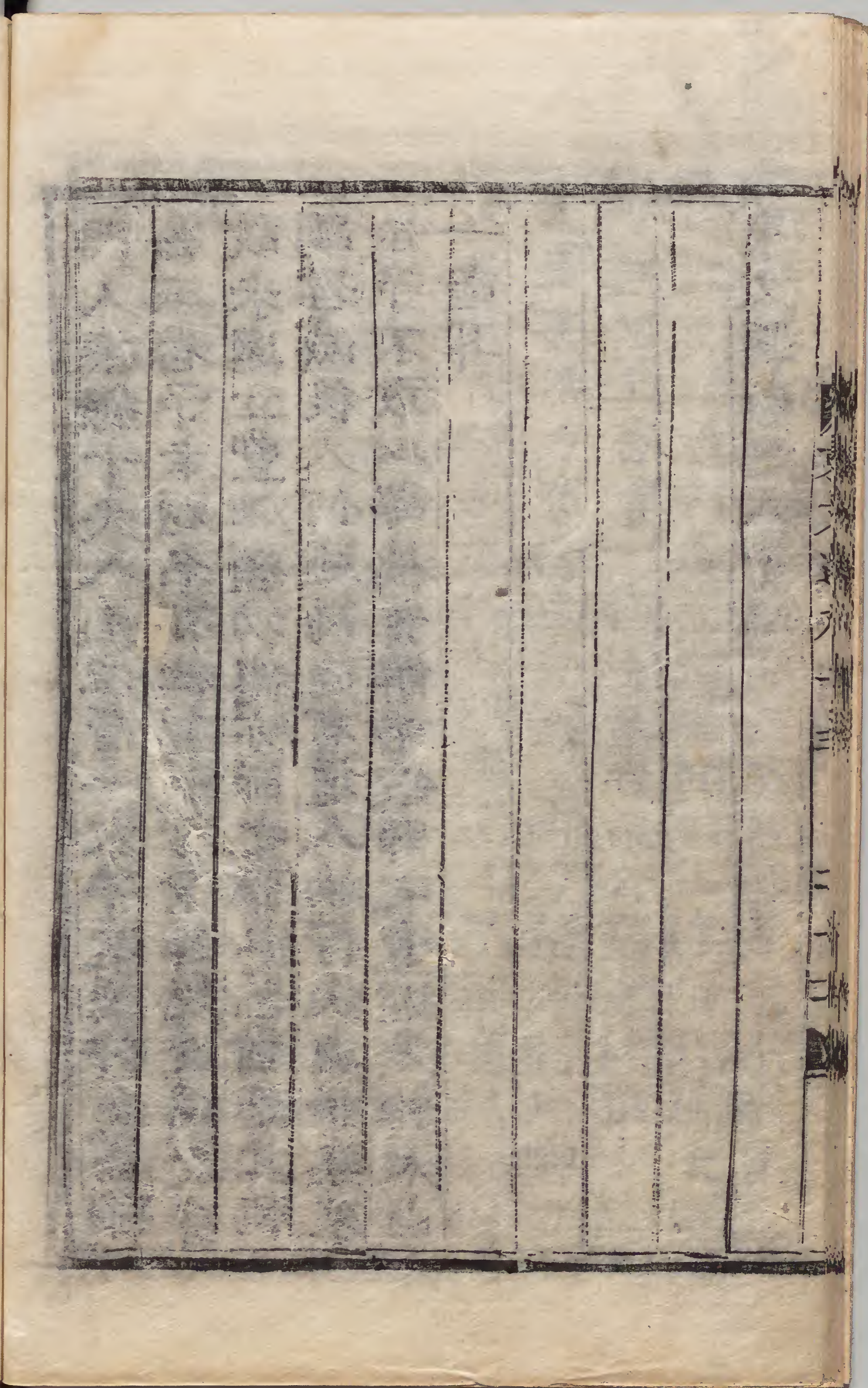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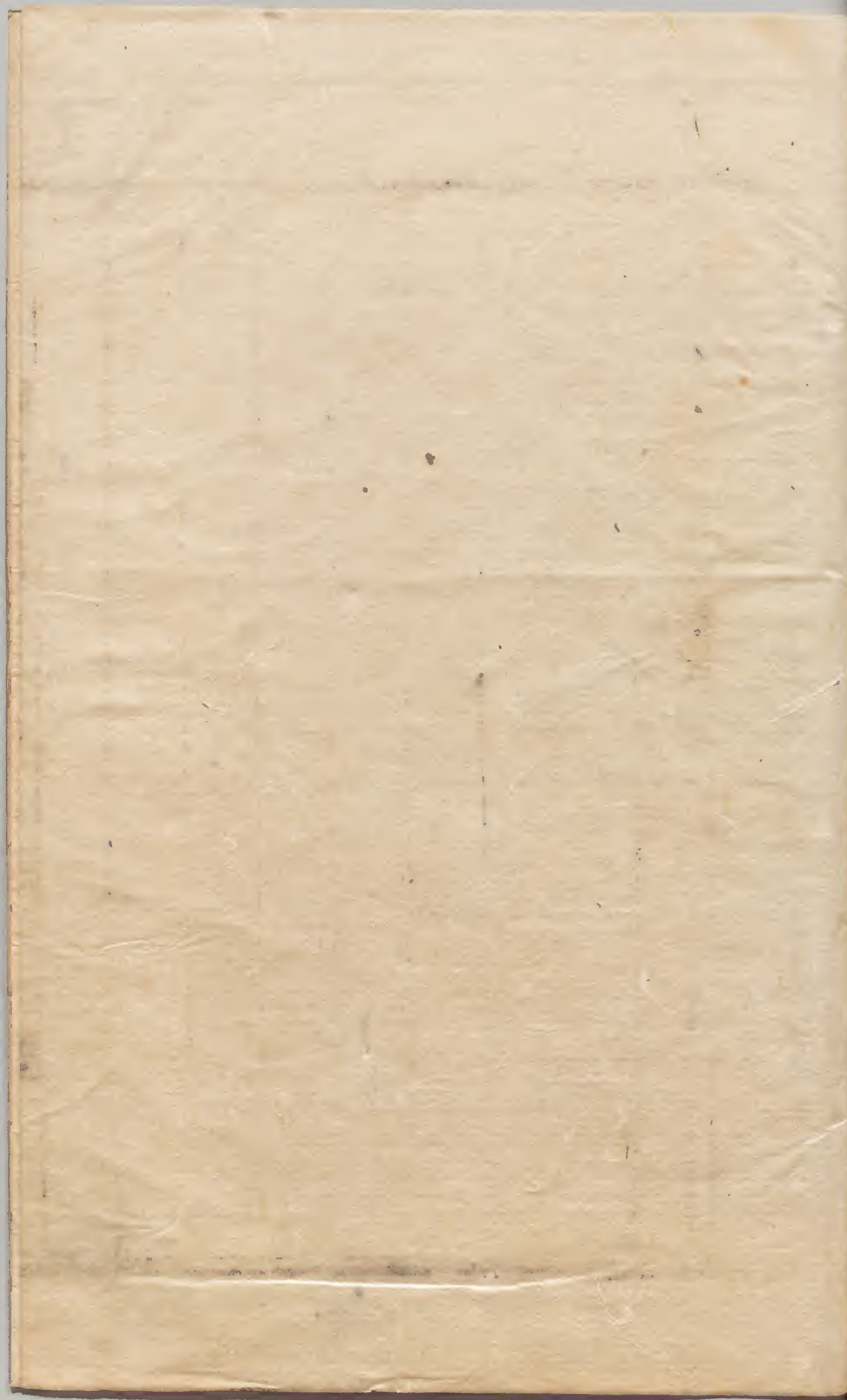
跡修真累歲迺還後國師傳天台教觀慧解果發  
機辯風生及國師旣薨欲令繼席師即脫身避之  
上洛功德山會今相國崔公滋守洛創米麵社以  
邀之師將老焉國師再遣人強迫且讓云何肯絕  
之甚率不得已來主院門從衆望也丁未冬避胡  
寇入象王山法華社示微疾上遣中使以書遺藥  
餌明年孟秋初七法付門人圓皖仍囑曰吾沒後  
無厚葬立塔無謁有位求碑銘但就棄地茶毗耳  
是日退寓山南龍穴庵掩關絕事淡如也八月四  
日召門第曰吾當行矣爲書寄崔相國及鄭叅政

法第天吉至五日浴醜更衣陞座厲聲云大丈夫  
衝天氣焰於何處用侍者問四土淨境現前未審  
遊戲何土答唯一性境又告衆云病僧絕粒十餘  
日脚甚無力然得法身冥資脚力稍健將此脚力  
天堂亦得佛刹亦得五蘊廓清三界無迹說一偈  
曰半輪明月白雲秋風送泉聲何處是十方無量  
光佛刹盡未來際作佛事言訖而逝年四十四臘  
二十三弟子正觀夢遊何方似有人大諱云因和  
尚已得上品下生矣其他瑞異多載行狀此略之  
師自出家不喜著述因與人往還詩文頗多不許

門人撰錄十失八九但攬拾末年遺藁許多篇離  
爲三卷子幸題名香社親炙有素師旣沒國家多  
故未遑立豐碑頌功德亦師之雅志也猶恐其軌  
躅堙滅後人何述焉適有道人袖行狀與詩集來  
示予不敢以鄙拙自解略敘師之遺迹是特太山  
一毫耳

東文選卷之八十三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traditional Japanese characters.

